

皇
明
平
吳
錄

皇明平吳錄

（金聲玉振集）

元乘中國之弱入主天下迨其季世上下漚漚
政益大壞歲饑民窮四方兵起延至江淮殆無
完郡

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士誠
小字九四泰之白駒場民有弟三人曰士義士
德士信並以販鹽爲業士誠少有膂力重運寡
言市鹽諸富家多易之每肆陵侮或負其直不
償有弓兵丘義者尤屢窘辱之士誠不勝忿卽
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

陵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燒數百家自度不可
已乃謀起兵入傍近場招集少年行至丁溪爲
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士義中矢死於是
士誠憤怒必欲滅子仁子仁衆潰入海士誠兵
勢始振從者萬餘人三月乘勝攻陷泰州淮南
行省守臣告變元遣知府李齊招諭士誠初請
降願授民職且乞從討教以自效時初析河南
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廉訪使趙璉爲
參知政事已而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划
船趨湯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

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捫佩刀上馬與賊圍邀至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不赦今既有爾又錫爾名爵朝廷何負於爾復反耶卽前擊賊賊以槩撞璉死其僕楊兒以身蔽璉亦死璉字伯器至治二年進士歷官杭州路總管多善政時齊獨被留且久會其黨自相戕始縱之歸於是士誠遂陷興化結寨德勝湖他日行省以左丞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俄有數賊呼謀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元知不能制復赦其罪使至不得入而還

繆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照磨盛昭以萬戶告身授士誠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吾之至此有死而已旣而官軍逼高郵士誠顧授昭以兵使出拒昭叱曰吾奉命來汝拘留詔使罪不容誅又欲吾從汝爲賊卽罵不絕口賊怒囚之昭字克明歸德人後行省再遣使往諭士誠給言仍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辯說百端竟不能降且使齊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汝屈耶遂椎碎其膝而囚之然元猶冀士

誠有降意再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往諭而用濟
寧路錄事孫撝輔行撝入城反覆諭之初若聽
從而拘之他室間餽一食或令其黨捶之肆其
陵侮撝不卹也時有石普者以國史院編修官
有軍功陞樞密院都事從守淮安詣丞相面陳
破賊之策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
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丞相壯其言與
兵萬人以行次范水寨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
入夜令銜枚趨寶應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卽
登城樹幟賊大驚潰乘勝拔十餘寨斬首數百

將抵高郵城兵分三隊普自將攻北門賊賊援軍望之按不追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賊以死捍皆恇怯馳回普兵遂爲賊所蹂踐悉墜水中普獨奮擊直入賊陣中被創墜馬賊欲生致之普叱罵曰我卽石都事也益戰不屈與役三十人俱死之普字元周徐州人有張氏女賊入城知女有姿色叩其家索之不得已從過河投水死又有高氏婦出避兵亦縊死道旁空舍中六月元以士誠終爲患始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之

十四年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
元天祐六月攻揚州元丞相達識帖睦邇率兵
禦之皆潰尋陷盱眙及泗州九月元命右丞相
脫脫督諸軍擊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其
衆暮遂分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脫脫初以被
讒出領兵俄有詔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士誠乘
隙擊元兵大敗其勢復振

十五年乙未士誠據高郵

十六年丙申二月士誠以淮東大饑謂惟吳中
富庶可以建國乃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

福山港時福山有曹氏富甲縣中衆肆攘掠一
夕而空遂陷常熟兵入婁齊二門鎮將脫寅率
兵禦之郡人楊椿力戰而死椿字子壽本蜀人
宋少師棟之後有文藝尚氣節爲脫寅館客因
署參謀分守婁門獨挺身禦寇鉞交於胸罵不
絕口死之明日其妻王氏哭往軍中覓尸爲賊
所執不屈賊義而釋之其尸竟逆水抵張香橋
柱而得斂葬于虎丘之華李當椿死之明日忽
神附王氏語曰後五日吾將取爾與男女去時
男頴十五歲女滿奴九歲皆無病及期妻與男

女果同一日死人皆異之又椿有門人陳普兵
至其門使拜不屈且索婦人普罵之亦被斃創
死普字季周能詩脫寅畏賊避匿于婁門十八
營叢篠中爲亂兵所殺當是時吳中全盛甲仗
錢穀如山守臣貢師秦革桑之相率遁去士誠
旣入郡城卽承天寺爲府榷其佛像據坐大殿
復射三矢于棟上乃改平江府爲隆平府立樞
密院以所親信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制
軍事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
三人爲參軍遣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立

鎮海萬戶于太倉士誠既居吳頗好士若元臣
郭良弼董綬皆爲之用濱州有楊乘文載者以
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方坐罪免官寓松江二
人言乘于士誠因遣其下張經招之乘曰良弼
綬皆王臣今旣失節又欲引我以濟其惡耶且
讓經平日讀書如何乃日與客痛飲經促其行
愈急遂整衣冠縊死孫撫爲士誠所拘從徙吳
一日與部將張茂先謀復高郵語洩並被殺撫
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又有百夫長張
某者與其伍謀刺其帥事洩亦被殺夷其族并

其妻族次縛其妻于武陵橋上將斬帥之子惜其姿容令刀者舍之語曰能從我活汝命婦怒曰豈有夫死父母死而我獨生乎復脅之益憤罵不已顧謂所親曰我有白金若干兩可以買棺合葬我父母我則附于夫側竟就殺人稱周烈婦云七月士誠攻杭州破之州民黃仲起妻朱氏有女臨安奴見兵至倉皇言曰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守此朱氏懼受辱與其女俱縊死其妾馮氏亦死繼而仲起弟婦蔡氏抱幼子與乳母

湯氏皆自縊死丞相達識帖睦邇畏士誠兵執遁去平章左丞答納失里戰死初達識等屢敗于賊或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士官楊完者至有軍十萬自嘉興引其黨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復其城達識乃還然苗軍性殘忍所過淫虐人愈苦之 張氏既有浙右於是我

太祖高皇龍潛濠城陰有安天下之志先二歲自和州渡江駐金陵與士誠接境數交兵是月士誠以太祖初克鎮江遣舟師來攻徐達與戰於龍潭破之焚其舟殺溺甚衆遂乘勝攻常

州未下達營於甘露鎮 太祖遣人諭之曰士
誠起於鹽徒術務經紀詐出多端交必有變鄰
必有間儻有說客須沮其詐術困其營壘達等
乃益督兵攻圍其城未幾有鄭僉院者率甲士
七千叛入城中反來攻營常遇春引兵東壘擊
之大破其衆復攻圍之

十七年丁酉三月達攻常州益急進薄城下士
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遣元帥王玉
伏兵以待士德敗走玉令男虎子追之士德遇
坎墜馬被擒 太祖聞之喜曰士德有智勇爲

其兄謀主今爲我擒張氏之成敗可知矣士德
母痛失其子令士誠奉書請和願歲輸糧十萬
石布萬匹及金銀等物永爲盟信 太祖初許
之後再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謂納我逋
逃之人拘我通好之士予之興師亦豈得已既
已許給軍糧中更爽約今若果能再堅前盟給
糧五十萬石歸我使者則常州之師卽罷而爭
端永絕矣士誠得書不報士德乃潛與士誠書
俾降于元爲助遂不食而死至是達等下其城
初士誠將史椿守淮安見士誠不足事遂降

驕侈而左丞徐義更加讒毀遣人齎書詣建康願歸順事覺被殺於是士誠復出兵寇嘉興屢爲揚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以其反覆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參知政事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不許及請爵爲三公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亦不許完者又力勸達識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八月遂授士誠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而元以達識有招安功亦加太尉伯琦

被留于吳士誠爲造第宅于乘魚橋北厚其廩
給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歸士
誠旣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
兵自據如初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
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別將廖永安
與戰于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爲所獲士誠
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 太祖念其守義
遙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旣亂江南海漕久不通

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尚書
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
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
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
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
顏往來開諭糧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
以爲常初士誠之臣服于元也其參軍俞思齊
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漕貢獨思齊
語曰向爲賊不貢猶可今爲臣可乎士誠怒抵
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不可事卽棄官稱疾而隱

會稽楊維禎爲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孚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爲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旣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太祖用其言始置之

二十年庚子

二十一年辛丑

三十二年壬寅士誠俱據姑蘇

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誠遣其將呂珍入安豐
攻宋劉福通等據其城 太祖率徐達常遇春
親援之珍解圍去福通奉韓林兒棄安豐退居
滁州士誠兵入安豐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
亦擊敗而去七月士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
識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
之完者乃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
城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徒擁虛名而已至

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恐
逆其意被害乃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
立爲吳王治宮室立官屬其母曹氏頗不智識
尊爲太妃於是元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復
徵漕貢于士誠士誠以違其封王之請遂不與
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逐達識時右丞答蘭
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諂事之數
媒孽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
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卽逼取

符印遷于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
諷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化怙木兒不
從卽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化封其印置諸庫
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
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
仰藥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
亡也後數日達識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
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化爲
福建平章境內皆爲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
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人皆惜之士信自

爲丞相愚妄不識大體建第宅東城下號丞相府居民趨附之者輒得富貴

二十五年乙巳太祖以士誠兵屢犯其境卒欲取之十月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于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况士誠啓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無妄逃竄無廢農業已勅大將軍約束官軍無致虜掠違者以律論罪布告中外體予至

懷乃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
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
水陸並進先取淮東諸郡縣翦士誠羽翼達兵
出江口太祖遣使諭以北方聲息且曰軍旅
重事尤宜加慎如獲張士誠將校遣來吾自處
之達既趨泰州浚河通舟師駐軍於淮安壩上
進圍泰州新城時士誠援兵自湖北來達擊敗
之獲其元帥王成等四百餘人已而李院判兵
復自淮安來常遇春又擊敗之擒其萬戶吳聚
等百餘人因遣人諭降城中其餘院嚴再興副

使夏思忠院判張士俊等拒守不下閏十月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 太祖遣使諭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旣分彼時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旣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

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使
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
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
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後四日又諭達曰
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
敢卽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
勢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
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
慢此月必克泰州旣克江北瓦解寇不戰自潰
但宜謹備之耳是月 太祖親至江陰康茂才

勅達曰爾所請策皆善前報彼軍事勢重不一
及俞平章請軍甚急蓋因其未嘗獨將料度未
至如此安豐竹昌糧盡將遁此不足慮士誠兵
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
擊之尋又諭達曰江陰送至士誠降將秦德等
二十人言士誠之志無日不在泰州高郵已而
遣兵渡江其驍將單莊亦與徐義趨淮安矣高
郵海安宜慎方畧勿墮其計又諭達曰士誠由
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被
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

將李清戰敗閉城固守傑攻之不下有陳元帥者來援清傑擊敗之十一月達進兵攻高郵太祖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遣使卽命同知吳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濠泗論達曰爲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提徧師備寇江上卽有緩急誰當爲之應援者宜還師泰州兼總馮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

大勛毋或輕動以失事機時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太祖曰濠爲吾家鄉而吾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濟得書不報是月士誠兵寇宜興命達令國勝圍高郵遇春守海安遣別將守泰州而自以精兵援宜興達遂率兵渡江擊敗士誠兵于宜興城下獲三千餘人十二月士誠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卻之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士誠遣其左丞徐義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爲陷已死地屯崑

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馱沙沂流窺江陰守將以聞 太祖親督水軍及馬步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洲掠西津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于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之浮子門遇寇舟五百餘艘遮海口乘潮來薄我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凡虜將校四百餘人卒五千餘人後十日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守海安常遇春督水軍以爲高郵聲援旣可之復書

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予聞爾等與寇相去甚邇爲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爲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卽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後 太祖還建康達等遂克秦州虜其將嚴再興等九十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匹船四十艘遣人獻俘命五千人者悉安置潭辰二州人仍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鍼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秦州平達遣黃旗千戶劉傑分兵徇興化進攻高郵士誠守

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號火眼張者乃疑兵必不敢出夫軍之勝敗在士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蹙徐義狠懷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勝爾但秣馬厲兵俟之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三月達自泰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淮安遂拔高郵先是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

牆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人入城城上急下板閉之皆被殺太祖聞之怒卽詔國勝回撻之令其步至高郵於是達自宜興還亦督往攻國勝甚怒令軍士齊登城一鼓破之戮俞同僉等俘其將卒二千二百民一千四百獲馬三百七十餘匹糧八千石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疋無者半之時俘至將士家屬多失實旣分別發遣乃責問達等仍遣國勝卽軍中搜問凡虜人婦女者皆以軍法治之高郵旣下復令棄

勝取淮安四月達兵至淮安聞徐我軍在馬騾
港夜往襲之義泛海去俘其院判錢富等及卒
三千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
蕭成籍軍馬府庫出降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
命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遂進攻興化先是
太祖命圖淮東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
子角爲興化要地令達以兵絕其隘至是遂取
之淮地悉平復遣襲希魯潛往濠州說李濟下
蕭把都把都亦以城降遂議進兵浙西 太祖
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氏據姑蘇數

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
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
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
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太祖曰
彼昏淫益甚生靈不已今不除終爲後患彼疆
土日感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臨
之何憂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曰
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
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
衆爲富貴之娛爾其居中用事者王蔡葉三叅

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
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
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於是命
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以伐張氏祭告
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命主宰大江鑒察無私
代天行令予生於濠梁乃庶民曩因兵變遂列
於行伍繼爲總戎歲月以來軍民旣衆土宇益
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南拓土廣疆滅
強暴之國恤兵養民除貪汙之政于茲十有一
年矣今姑蘇張士誠處我東南之境數來生靈

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者多
予之與張不可多事子民並立以榮其身必決
雌雄以安黎庶然而剖判在乎天用事在乎人
其深淵巨峯淤洩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爲者茲
欲獎率舟師由毘陵之境委曲通進入太湖與
張氏決戰告神鑒知乃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
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以
行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
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
以伐桀 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

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洲數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戒飭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無侵毀其墓

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
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卹之大抵
克遠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
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
命人給一紙仍榜諭其民曰伐罪救民王者之
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
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
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
以賄成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讎有司差貧
而賣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

四十萬人湮塞黃河死者枕籍於道哀苦聲聞
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
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甦其苦聚爲燒香
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旣行兇謀遂逞
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
天下錢糧兵馬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
而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傍觀熟慮
或假元氏爲名或托鄉軍之號或以孤兵獨立
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
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終不能成事又

度胡運難與成功遂令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帥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與櫬旣待以不死又封以官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守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叅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其罪二也厥後掩

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
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
揚矛直擣於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
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
受元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
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
丞相達識帖木邇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
七也誘我叛將卻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
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
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拯天下以濟斯民爰命

中書左丞相徐達率令馬步官軍舟師水陸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嘗戒軍士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咸宥其罪其爾人民果能復業卽我良民舊有房舍因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卽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疆果有賢哲或全城歸附或棄來降予所賞賜非所敢吝凡予之言信如皓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故勝旣而復

召達遇春於西苑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歲
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
其將士撫其人民無妄殺戮有可用者卽選用
之達等旣受命將發又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
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
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旣破其餘諸郡
可不勞而下矣 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徒與
張天騏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
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
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

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旣疲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太祖作色曰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而 太祖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指揮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則墮吾計矣於是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至太湖遇春擊敗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

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進至湖州之毗山
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
不敢戰而退熊天瑞果叛去師至湖州之三里
橋士誠兵分三路來拒叅政黃寶當南路院判
陶子實當中路左丞張天騏自當北路同僉唐
傑爲後繼達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遇
春怒曰兩軍當相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
寶王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
國寶率長槍軍真扼其城寶敗走欲入城城下
釣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并獲其元帥

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天驕子實皆不敢戰歛
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
入城被圍伯昇及天驕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
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
德義及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
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
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
之舊館築五寨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
於東所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
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敵皆遁去士誠壻潘元紹

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爲呂珍等聲援乘夜擊之亦遁遂填塞河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於皂林之外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九月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胡我師欲攻姑嫂橋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兵二千餘人是月太祖又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氏必集兵以拒今命爾往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

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畧士
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
形勢將還報遇春以兵阨其歸路義不得出乃
陰遣人約土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
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潘元紹率赤
龍船兵屯于平望復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
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
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舊館
兵援絕饋餉不繼多出降者十月達以所獲將
士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遇春兵攻烏鎮徐

義潘元紹及甘院判樞戰不勝退走遇春追至
弁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陸寨餘軍奔入舊館
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是夕晟亦降是月朱
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壁攻桐廬降其將戴
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畧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
遂合兵攻餘杭達復攻弁山水寨顧時引數舟
繞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
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士
誠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稍卻薛顯率舟師直
前奮擊衆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珍以舊館降

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暹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奪氣十一月舊館捷至父老進賀 太祖曰此民之福也自此東南可定轉輸之勞亦可少甦矣父老汝諭百姓各力生業無作非義庶可共享太平皆拜而出舊館旣降達遣馮國勝以降將狗湖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

得不死左右語之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如
降伯昇俯首不能言其左丞張天騏總管陳昧
以城降伯昇遂亦降於是達引兵向姑蘇至南
潯元帥王勝降進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
知州楊彝降是月朱文忠攻餘杭下之初樞密
院判謝再興都督朱文正之妻父分守暨與士
誠連境令呂珍離城數十里築一堰水發諸暨
被沒再興屢遣人潛決之 太祖嘉其功以其
次女嫁徐達俄詔回聽宣諭別遣參軍李慶庚
代守而令再興還受節制再興恥無權勢出怒

言且言嫁女不令吾知何異給配與知府樂鳳
執慶庚及元帥王玉陳剛以諸暨全城馬軍叛
投紹興及是再興弟謝五謝三共守餘杭文忠
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慶庚小陳歸于張氏
非爾謀也爾乃國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
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不死我卽降
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
州未至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
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適至此勝負未分而卽約
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係今

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雖欲
降恐無及故使彛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
遣還而駐兵以待原明卽日以款狀來曰嬰城
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
竊復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乎榮華
乃志存乎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
貴於見機民寔同於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
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旣入于職方願溥覃乎天
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
以獻文忠至杭州原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

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司印并
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引文忠叱
去之進原明等宣上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
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匹執
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并
遣原明以下入朝既而紹興守臣同僉李思忠
總管衡良佐以城降命駙馬王恭等守之左丞
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守將宋興以城降及海寧
州亦降達軍至姑蘇城南鱸魚口擊敵將齊義
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敵兵又擊敗之焚之

官濟戰艦千餘積聚甚衆達兵遂圍其城達軍
封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
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
才軍北門耿秉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
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
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
層施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
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
祐潛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遷卒獲之於閶門水
柵傍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天祐

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
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
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至是督兵攻婁門士
誠出兵拒戰武德衛指揮茅成左脇中义死成
定遠人後贈東海郡公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至
建康 太祖命有司給廩餼歸于元而誅蔣英
於市以英嘗刺殺胡大海叛投士誠命懸大海
畫像刺英血祭之乃復誅謝五等朱文忠以爲
前保其不死今復殺之何以示信且恐後無降
者 太祖曰謝再興是我至親尚投張氏情可

怒乎兄弟悉磔于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附仍授
平章官屬皆仍舊職從朱文忠節制仍下令曰
予聞帝王之治世其初也乘天下之擾攘不得
已而起兵及其甚也憂天下之未一亦不得已
而用兵自有元失御中原鼎沸四海分子時
爲民於淮上進不能上達退不能自安是以不
得已而起兵至於撫有江東土地漸廣民物漸
多而四面皆敵國民無一日安不得已而用兵
如是西平陳漢跨有蜀川南定百粵北有荆襄
以及徐泗惟浙西張氏與我壤地相接屢擾我

邊境誘納我逋逃故興問罪之師淮東郡邑首先歸定旅拒者加之以刑來降者寵之以爵遂命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總兵東入太湖是以湖州舊館守援之將李司徒呂左丞等百有餘名精兵七萬餘衆節次歸附復命浙東省右丞朱文忠統兵東北破桐廬克富陽駐兵浙右杭州守臣平章潘原明差官送款以全城聽命可謂識天時人事之俊傑有合予平民伐罪之初意已勅征行將士凡府州城郭鄉村軍民之家秋毫無犯官府倉庫舊貯有

主封籍以待敢有侵漁以律論罪其藩平章等
大小官員卽我藩輔各安其職故茲令諭中外
知悉

真元年丁未夏 太祖以士誠被圍諭以書曰
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
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
國豪傑乘時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
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
成亦當率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寶
鼎秦之錢徽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

陞其福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
亡爲天下笑書至士誠不降六月士誠欲突圍
決戰胡城左右見軍陣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
濬元紹潛出西門掩襲轉至閭門將奔常遇春
管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歸路遣兵與戰
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刺把都率兵千
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塘路狹塞不可
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
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卽馳鉄騎揮雙
刀往擊之敵衆小卻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

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其有勇勝軍號十
條龍皆倉夫善戰者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鎧
錦衣將其衆出入陣中人不能測一時俱溺死
萬里橋下已而倉夫復有應募者亦戰死其妻
某氏得其尸以綿裹骨抱而投水以死是日士
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
降將李伯昇知其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
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
言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
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

勝卒敗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
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
虎落筭中死在旦夕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
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
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
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
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
令嚴明百姓樂附何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
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
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

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身衣
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提兵者自以
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
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
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
甚恨無及然當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
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
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然徒自苦耳且公不
明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
戰於姑孰麩於鄱陽湖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

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
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
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
獨守此尺寸之城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
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
故吾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
之使疾馳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
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以寶
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
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

休待吾熟思之然卒孤疑莫能決也他日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小卻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兵遇春因乘勝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潘元紹出戰歸見事急召其妾七人謂曰我受國重寄脫有不宿誠若等宜自引決毋爲人恥最少一妾段氏跪請卽死遂入室自經六人

者亦皆相繼經死元紹斂其尸焚之以骸骨瘞
後圃潯陽張羽爲七姬權厝志以表其烈云九
月姑蘇城圍旣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
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
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
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
遇春亦破閭門新寨遂帥衆度橋進薄城下其
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
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
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曠時士誠軍大潰

諸將遂蟻附登城城遂破時八日辛巳也是日
士誠猶使其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
之戰千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士誠倉皇歸從
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
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
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
促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遂自經死士
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李伯昇至士誠
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自經伯昇決戶令
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

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昇出葑
門至舟中不食及至龍江堅卧不肯起乃昇至
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
遜善長怒罵之 太祖欲全其生竟自經死賜
棺以葬之年四十七有二子皆幼城將破其妻
劉氏以白金遣乳媪令負之而逃不知所終初
達與遇春約城破中分撫定先集將士申明
上意令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拆民居
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
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莫敢妄動民晏然初吳

中有十七字市謠云丞相作事業專用王蔡蔡
一夜西風來乾別蓋當時用事者有三參軍皆
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至是卒敗果如市謠云凡
獲其官屬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右丞潘元紹
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
內史陳基及諸將校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
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萬萬并元宗室
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建康熊天瑞伏誅先時
有單大舍者爲揚州青軍單居仁之子領兵守
宜興亦叛投士誠 太祖令居仁招之不來及

是生擒至 太祖命居仁自處居仁曰此不忠
不孝之人當碎其肉亦誅之始改平江路爲蘇
州府以何質知府事 太祖以城始克慮通州
驚潰命秦州指揮孫興往取之比至而達兵已
至其守將張右丞卽士誠從子所謂火眼張者
先以城降已而無錫莫天祐亦以城降初天祐
附士誠達屢遣使諭降俱被殺至胡廷瑞等攻
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說使降之於是吳地悉
平師還論功行賞封李善長爲宣國公徐達信
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達綵段表裏十一疋遇春

十疋胡廷瑞馮宗異各九疋湯和曹良臣各八疋廖永和康茂才七疋薛顯趙庶張興祖梅思祖華高各六疋指揮人五疋千戶人四疋百戶人三疋軍人米一石鹽十斤 太祖仍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強兵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爾勤如王國等沒於王事而不得預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矣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

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特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雖暫得快樂旋復喪敗何得爲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首受命而退

史官曰張氏據吳建國偃然自王其勢若甚易者何哉蓋當四方擾攘民心皇皇無所依歸有能保障之者亦可以苟安也惟當時主以游談之人濟以脆輒之卒上下逸豫遂忘遠圖終焉天兵一臨獸伏鳥散三吳故疆竟歸真主使張氏如錢俶之見幾待命不

中原未平非宴安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爲乎
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後
太祖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
舊事張氏爲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
以厚恩列于將校汝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
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穎壽春定遠諸州之人
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
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
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旣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
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汝等誠能盡心效

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旣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無徂於暫安而忘永逸無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叨承主上成算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以圖尺寸明日達等入謝 太祖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爲樂否對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太祖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爲一日之歡但

勞血戰亦足以庇其子孫何至國虜城破身
爲俘囚如劉錕邪雖然倔强激烈負氣而死
其兄弟妻孥亦不受辱較之李重光之柔懦
則過之矣故嘗以所聞故老之語及士大夫
所記叅以史書所載爲錄以藏之後世必有
攷焉

皇朝平吳錄終

吳曜寫李
湖等刻

是錄相傳爲

吳文定公所撰集中既刻童公承敘平漢錄
因併刻之撰之一詳一略覽者當自得之
辛酉仲春袁生駁筆記